



点亮回家路

□桑云梅

开垦的标准化农田，裸露大片大片浅棕色沃土，白鹭姿态优雅舞步轻盈，稻子急急地抽穗扬花孕育果实，蓝色天幕之下，一湾一湾小池塘是天空踩出的脚印，风虽热暖，已荡漾着秋的气息。北起国道G228线，南至通州二爻，这条名为掘爻路的乡间之路，途经银杏、周店、洋岸三个村子，蜿蜒八公里。黑色八公里掘爻路，镶嵌于诗画乡村之中，过往车辆众多行人密集，一般人习以为常的这条路，却鲜有人知，是全县第一批“白改黑”村路，是用诸多爱心点亮的爱之路。去年年底修成的柏油黑色路面，5米拓宽至6米，原先道路两旁杂草丛生，如今红叶石楠和榉树绿化扮靓。夜晚漆黑包围——近三百盏太阳能路灯将黑魆魆驱散，所需的37万元，都是由各方爱心人士捐赠。

洋岸村由7个自然村合并，61个村民小组，常住近七千人，以种植业为主，革命老村，有28名革命烈士，飞扬着红色记忆，却是由南通市政府补助的经济薄弱村，2.45公里村路80杆路灯需要12万元资金。洋岸村党支部书记曹瑞华天天蹲守村部，日深人户情，他说：怎么筹集这12万元，真是绞尽脑汁，日思夜想，饭也吃不香，觉也睡不好。后来，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知村里经济紧张，慷慨捐款6万元。

并不是本村企业的兴国气体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张志坚身为县人大代表，心系革命老村和百姓民生，主动捐赠3万元。在上海创业的本村人高吴兵，毫不犹豫捐出1万元，支持村路亮化工程。村里小微企业纷纷积极捐款，滴水成河，聚沙成塔，最终凑齐12万元。曹瑞华说，没想到一个多月就把钱凑全了，我这吃饭也香了觉也睡得踏实了。村干部们笑着说，曹书记紧皱了一个多月的眉头终于“解了锁”。

银杏村位于交叉路口，地理位置佳，企业多，该村党总支书记朱振岗介绍，企业家们大多是外地人，他们早已把银杏村视为自己的“第二故乡”，将帮村助人融入日常和血液，资助大学生，为困难户提供就业机会，捐资修建村路“移民路”，参加“一日捐”，疫情期间村口值勤人出力出钱出物。当听说村里需要9万元加装56杆路灯，9家企业老板自发每人捐款1万元，很快将钱款送到村部入账。其中8家企业是外地人在村里开办，只有1家是本村人开办。浙江人刘方明，是掘港街道人大代表，企业家协会秘书长，连说，捐这点儿钱，没啥好说的，可别对外宣传哦。招投标成功，联系厂家、安装底座、把关路灯质量、监督施工进程，56杆路灯安装到位，瞬间照亮了村民出行路。

周店村114盏路灯的16万元全由管银

飞出资安装，在周店村出生和成长的管银飞，在南京从事市政工程建设。来到管银飞家中，他父母讲起儿子的事情无比骄傲。事业有成后，管银飞准备将父母的窝整饬一新。父母说：“我们就老夫妻俩住，搞房子要花很多钱，你们夫妻俩在外打拼也难，省下这笔钱吧！”管银飞说：“你们辛苦了一辈子，把房子搞搞好，让你们享福，我每个月回家，孩子们寒暑假回来，全家人一起享受吧！我现在在南京打拼事业，南京哪儿有家里好啊！以后等我老了肯定要落叶归根。”管银飞是政协委员，妻子徐艳是人大代表，夫妻俩每个月都回周店村看看父母，聊聊村情，村西水泥路改造成柏油路，他们与村民都很欣喜。后来，父母说起没有路灯，黑色路面让见度变低，数起交通事故多人受伤，他俩听闻十分心痛，主动联系村部，商量需要安装多少盏路灯需要多少钱，表示16万元全部由他们出资，整个工程由他们全权负责。亲戚们劝管银飞，“安装路灯要花不少钱呢，村里这么多老板，为啥你要出头呢？”“这几年生意不好做，你也不容易，再好好考虑考虑。”管银飞说：“这两年生意确实做点，我自己节省些，手上紧着点，踏踏实实为村里做件好事。”管银飞的父母说，安装好114盏路灯，通电的那天晚上，儿子儿媳特地查看完

所有路灯都点亮了，才放下心，八点多钟出发去南京。

小花园里，各盏太阳能小灯跳跃着点点，闪亮的彩色霓虹。光线是无形的指挥棒，渐次将三百盏路灯点亮，释放出白天贮满的太阳能。一盏两盏三盏，远的近的，近的远的，和一弯月牙儿一起，将乡村宁谧的夜照耀。

黑漆漆的路面拖着影子，长长短短，村民们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出来散步了。“以前没有路灯，乌漆墨黑，我们可不出来哟，待在家里上网、看电视。政府给修了这么宽这么平坦的路，我们现在天天晚上约了一起散步。”“你瞧，农村空气多好，风景多美，再一个月，稻子就要有好收成啦！”“这些路灯都是好心人捐的，有了路灯，村路上也安全了。”叽叽喳喳，笑靥如花，村民们一拨一拨渐行渐远。

虫儿浅唱低吟，将秋的书页折叠又掀开。天边漫起晚霞洇红，十里稻香，可别莽撞，惊扰了稻花的梦，丰收的美梦。

乡村之路，点亮灯光，带我回家，那里的我的根和归宿。

濠滨射虎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 (五十九)

羊续悬鱼，先生淡泊尽无瑕（清代诗人世称）王渔洋

作者:崔亚群 评析:孟凡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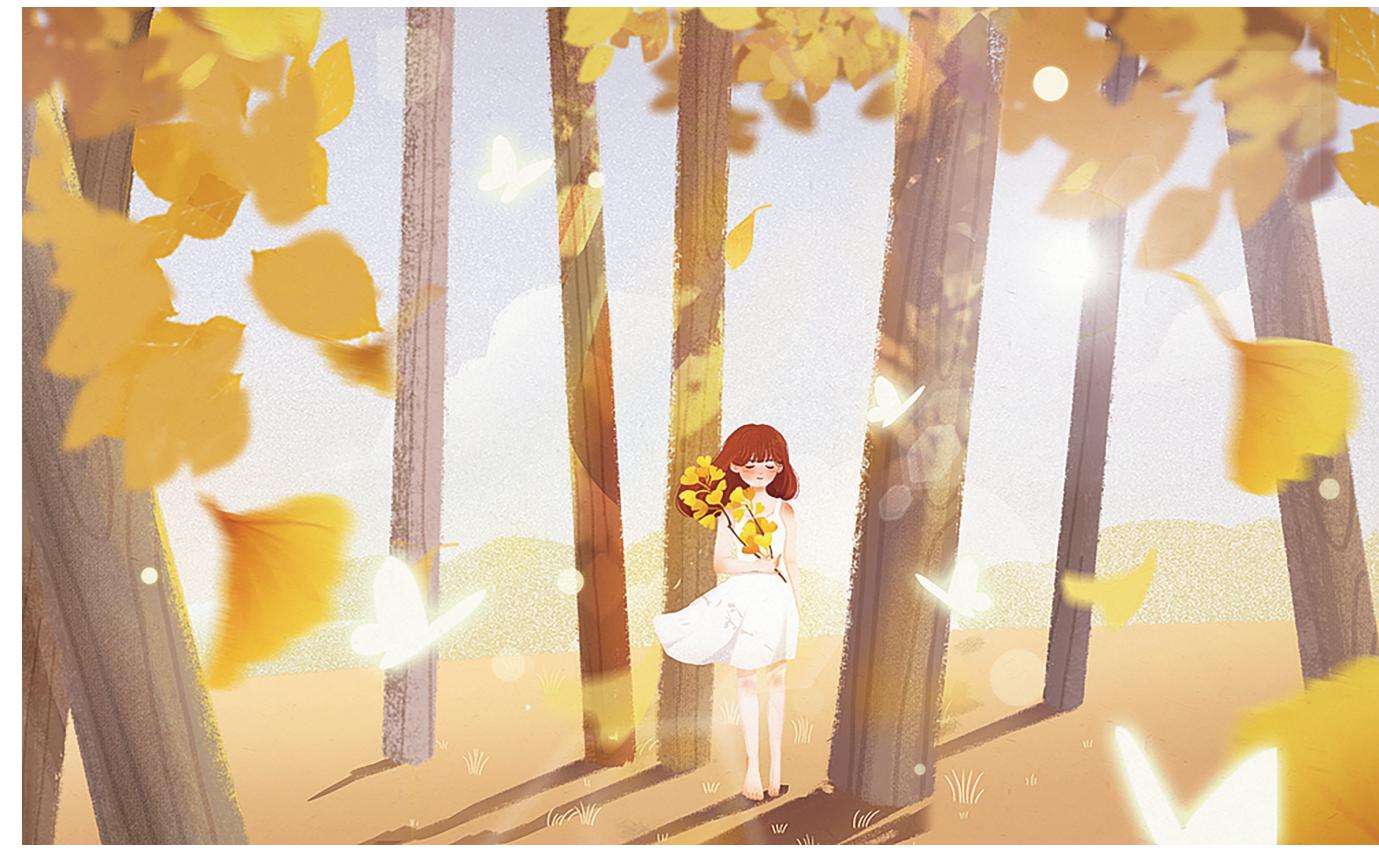
谜面赞颂了羊续居官清廉，不接受他人贿赂的传统美德。典出《后汉书·羊续传》，东汉时，羊续非常痛恨这种生活，他自己淡泊无争，过着清廉俭朴的日子。有一次，府丞送鱼给他，但他下属把鱼挂在太守府的门口，以示杜绝馈赠，此后再也没人敢给他送礼，故历史上戏称羊续为悬鱼太守。

谜底字数越多，离合法入谜难度越大，本谜作者巧用典故为面，暗运增损离合之技，语言平易，流畅自然，以方位示形形成扣合，技巧娴熟。“羊、鱼”皆明企（直接用在谜底里），续、悬为抱合字；“淡泊”二字的先前部位为“灬”，尽，最后也，“尽无瑕”扣“王”，以上字素重新组合，谜底“王渔洋”和盘托出，展现在大家面前。王渔洋即王士禛，清代著名诗人，号阮亭、渔洋山人，世称王渔洋，早年诗作清丽澄淡，擅长各体，尤工七绝。

本谜构思出奇，在结构上尤多巧思，无雕琢之痕，文义连贯，谜作扣合熨帖，针细线密，天衣无缝。作者原谜面末三字，原为：终理解，定稿时修改为：尽无瑕，都能扣出“王”字，但后者面意更顺畅，形象更饱满，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本谜面句立意积极向上，寓教于乐，具有教育意义，是一则不错的反腐倡廉佳谜。

（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）

江畔听潮



通谚撷趣

爷有娘有，抵不到自家有

□敖小平

爷有娘有，抵不到自家有：父母的财产归父母所有，自己挣来的钱财才真正属于自己。

梭子两头尖，不做没饭钱：织布工没有吃饭的工资，泛指不劳动者不得食。

冷是冷的风，穷是穷的债：冷的根源是风，穷的根源是债。因此千万不要负债。

只有错买，没有错卖：买东西的可能以高价买到劣货，但卖东西的不会以低价卖好货。

有了寻钱的手，还要有聚钱的斗：单会挣钱是不够的，还要懂得省吃俭用。

沿小一看，到老一半：一个人的脾气秉性，从小时候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。

生成眉毛长成骨：天生如此，难以改变。

江海风物

银杏树，一个村庄的历史与吴语遗存

□陶建兵

我老家的村庄是一棵树的名字：银杏树，后面“村”字都没带。奇怪的是老家人喊银杏树为“白果树”，如喊小孩直呼乳名，自然而亲切。

江海平原，银杏树随处可见。秋风渐起，树叶由绿变黄，高大的银杏树巍然屹立，撑起一把巨伞。阳光照耀下，树叶是明亮的鹅黄色，辉煌而透明。秋风一天紧似一天，黄叶漫天飞舞，如一部盛大的舞台剧。采摘的银杏放入缸内，加水沤数日，淘洗去果肉，留下白白胖胖的果核，玲珑如小家碧玉。白果的名字，大约由此而来。

用树名作为村庄的名字，在江海平原并不多见。银杏树东边相邻的村子叫倒杨树，也是以树作为村名。传说穿过村子的东港边，有一棵歪倒的杨树，覆盖半个河面，村子因此得名。如今东港早已填平，河边倒着的杨树荡然无存。

我有一张复印本道光五年《如皋县四境图》，原图由如东朱建先生收藏，复印后赠我一份，我如获至宝。此图是早期如皋历史地图中最完整、细致的一张。如东当时还没有从如皋分离出去，如皋县境土地辽阔，东临黄海，南临大江，妥妥南道第一大县。此图方向标识与如今地图正好相反，上南下北，左东右西，查看时需要脑筋急转弯。我每次打开时，都是沉思片刻，切换一下大脑阅图模式，以免在地图上迷路。老地图画满五里见方的界格，斜边长七里，格内注村庄名字。界格相当于比例尺与方位坐标，各村庄位置方一目了然。图中查不到银杏树的村名，同样，周围的小村庄，如倒杨树、陶家庄都没有。西边草屋头与左官庄，东边九龙巷挤在一个方格内，左官庄离我家只有二三里地，可以确定我们村子的位置，便在这个方格内。

我们及周围的这些村子太小了，无法在地图上细细一一标注。左官庄村子大，历史悠久，标注出来自然可以理解。但我们的村子什么时候得名，当时我们村子究竟有没有起名，依旧是个疑问。查阅新印的乾隆《如皋县志》没有我们小村庄的任何记载。郭祥贵老师点校的民

国《如皋县志》，沙元炳先生主编，待出版中。请他帮忙查询，随即发来卷一《区域志·村市》图片，银杏树与捣杨树赫然在目。村名与范庄、阮庄、前左庄、狮子口等排在一起，都是我熟悉的周围老村庄的名字。捣杨树村名第一个字“捣”无厘头，显然是编写者按地名之音而写，不熟悉这个偏南乡的小村。

这张地图最北面，老通扬运河边上，却有一个银杏树的名字，与我们村名完全相同，两村相隔六十余里，如今已在海安境内。今年国庆节假期，送人去海安车站，回来绕去寻访一番。按导航到银杏村，已是一个工业园区，农村不见踪影。路边看到一个水果摊，一位大嫂看摊，是本地人，熟练地给我称本地柿子，随口回答我的问题：

银杏村是较大的村子，有大银杏树村和小银杏树村之分，目前大部分已拆迁建成工业园区，拆迁的村人搬入新建的小区银杏花苑。其他的情况，她也说不出所以然。回来后查阅《南通市农村文化遗产名录海安卷（上）》，有记载：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，龙船停靠通扬河边三十里墩古渡口，便在渡口旁边栽了一棵银杏树作为纪念，此地因此得名。龙舟沿通扬河南下，在现如皋东的十里墩附近，这位潇洒风流的皇帝也栽了一棵银杏树。相传海安那棵古银杏树，在数十年前一个基建工程中被就地取材，树被砍去，同时拆去树旁的刘家庙，传说第一个动手的，时间不长便生病去世。十里的那棵银杏树我没有考证，也许是民间的传说附会而已。

与海安的银杏村相同，老家的村名也确实与一棵老银杏树相关。《南通市农村文化遗产名录如皋卷（中卷）》记载：村名银杏树，传说村庄有一棵古银杏树，树荫周围可以停放二十四部平面车子，村庄因此而得名。可奇怪的是，如今老人对这棵树都无记忆，古树一般与庙宇和祠堂相伴，村里也没听说过有祠堂古庙之类。我们小时候只记得左永奇爹爹家有一棵大银杏树，直径有四五十厘米，1975年前后因左家四个儿子分家，树给锯掉了，这棵树永远留在村人

记忆里。我想，村庄得名于一棵老银杏是肯定的，但那棵巨大的银杏树是否存在，我无法确认。但左家确实有棵数百年的银杏树，村庄或许便得名于左家的这棵银杏树，也未可知。

如皋境内数百年到一千多年的古银杏有十多棵，最著名的西乡搬经户家庄的古银杏树，至今1500多年；南乡九华赵家园古长江边的银杏树，也是1300多年的老寿星；离我们村最近的磨头菖蒲寺的一棵银杏树，也有860年高龄，至今依旧枝繁叶茂。村里左家的银杏树，遗憾没有照片留存。西侧银杏树的照片，是同城的摄影师朋友拍的。时值初冬，暮色苍茫中，高大的银杏树树叶已大部分凋零，只在主干与分枝之间残留苍黄的一丛。银杏树粗壮的枝干如长臂伸向天空，旁边房屋的白墙，灰黑色的屋檐的剪影，成为它肩头的装饰。天地无言，静穆而伟岸，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壮美。我将这张照片作为朋友圈主页的背景，也作为对家乡逝去风物的怀念。

银杏树作为村庄名字，有个奇怪的读音。我从小去东陶家庄外婆家，便听到不熟悉的问外婆：这是谁家孩子？外婆总是高声说，他是我外孙，银杏树的，村名的读音是：“赢家”，中间的“家”发音短促，有时听成“各”，又像是“杭”字音，似乎可有可无。我当时不知道村名是银杏树三个字，总觉得是不是与打牌有关，赢家打着打着，一会儿又输了，赢家成了输家。后来我去杏杨小学读书，才知道平时所称的花园公社二大队十队，正式名字是花园乡杏杨村十组，取自银杏树与杏杨树两个村名，有时人们也把“杨”写作“阳”，阳字更加阳光进步，紧跟时代风尚，有一段时间似乎通用，两种写法都不为错。而银杏树这口口相传的老村庄的名字，渐渐隐入历史的烟尘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参加标注后，出差查找地图，发现我们村的位置标注了“银杏村”，小时候村名奇怪的读音才与这三个字对应起来。银与树读音相近，中间的“杏”变成“家”“各”或“杭”相近的音，不仅是外村的人这样叫，本

村人也这样念，我是“银家树”的。而日常称“杏子树”“杏花”和“杏子”之类，都读正常的读音。非常奇怪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银杏树村民主要是陶姓、左姓、田姓、姜姓和姓谢只有少数的几户。陶姓无家谱，来源说不清。苏北地区大多是江南移民，我从网上查找常熟、无锡、苏州的《陶氏宗谱》，寻找是否有我们相近或相同的字派，追寻我们这一支陶姓是否从江南迁过来的证据。查找数部家谱后，都无直接关联。我突发奇想，“杏”字是否是江南吴语区吴语读音，网上一查：无锡方言中“杏”读“杭”。银杏（杭）树，读快点，与我们口语中村名相近，“家”“各”与“杭”韵母都有a字音，读快了略去声母，其实是相近的，这个村名中间一个“杏”字与无锡话发音相近。

无独有偶，前段时间英年早逝的南通作家黎化在公众号“黎化片言”谈到银杏树的读音问题，通州旧时方言，把“杏”称为“háng”，越剧中叫卖杏花，念白说的是卖“háng háng”。通州与无锡话“杏”字发音完全相同，通州话中“杏”是吴语的语音。通州北部西亭、石港、十总、东社一带，又称此树为临海树。整个南通方言区，都称“临海树”。吕四港渔民，捕鱼回岸找方向，总是看到岸上一棵高高的银杏树，他们称“瞭海树”。十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俗，如皋处于南通北部，与通州方言区不同，但在村名里面，一个“杏”字都保留了吴语的遗韵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三四年前，我隔壁收集研究如皋家谱文化的老友吴志强先生，去我邻居左永和老爹家拍《左氏族谱》，获悉左家祖上从苏州搬来，银杏树奇怪的读音与苏州有没有关联呢？好友如皋外国语学校的丁建昌老师，姑苏人，南艺毕业后来如皋任教。随即联系，问他苏州话“银杏树”怎么念。我屏息细听语音，是亲切而熟悉的乡音“银杭树”，一时激动不已。

从明永乐到现在，六百多年过去了，当年迁徙的左氏族人，和后来移居此地的陶氏族人，通过一个树名，一个村庄的名字，把古老的吴语保存下来，成为一个家族的基因密码，也解开萦绕我心头数十年的心结。

香堂芋烧肉是我的家乡如皋的一道特色菜。它和玉米粥一样，从小到大一直滋养着我的生活。透入我生命底层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香堂芋烧肉这道美食。

我出身于医生家庭，父亲是如皋市中医院医生。12岁那年我考入南通师范学校读书，18岁被分配到南京工作。婴儿时期因为母亲奶水不足，所以长得很快，母亲不得不早用山芋、芋头这类甜糯软烂的食物填充我的饥肠。3岁大的时候，“香堂芋”这个词早早地就进入了我的语言。大人逗我：“你是怎么长大的？”我随口而出：“吃山芋、芋头长大的。”我家在乡下，小学在薛窑镇上。上小学的路程对一个小孩来说是遥远的，每天傍晚拖着疲惫的双腿迈进家门，肚子饿得咕咕响。这时母亲就朝我招招手，带我来到灶间，她揭开锅盖，用一根筷子向锅里捣呀捣，当她把筷子递给我时，筷子上已经戳满一串香堂芋了。一锅红烧肉把乳白的香堂芋染得油黄，烟熏得透香。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光，吃得比城里小孩吃冰糖葫芦还要仔细，总是先舔咂外面的油汁，歪着脑袋看够那饱吸肉汤变得酥黄的芋肉，这才慢慢咬去。于是香堂芋的甜糯味儿夹着红烧肉的油香沁人心脾。

我不是美食家，当然不会把整个生命的价值都付诸口腹之欲的天平，我的工作是电视记者，电视新闻才是我的生命全部。以往，在我紧张工作后的饭桌上，向来没有食谱。我什么都吃，混饱肚皮，维持生命，能干工作就万事大吉。因此也不会去记忆、去怀念、去追求那个叫作“香堂芋烧肉”的“山珍海味”。直到退休了，我还久久地生活在40多年来的惯性之中。只是近年来，我才从思想到行动，彻底改变了历来的作风，投入了锅碗瓢盆的协奏曲中。这一来，家乡的玉米糁、香堂芋这些美食的记忆和嗜好，也自然从心底泛起，成为改造、丰富我家食谱的重要内容。不但早晚常喝玉米糁粥，而且也常做香堂芋烧肉，好让全家人领略我童年的珍馐至味。

还有一个小故事。记得二十年前我头两次做红烧肉焖芋头，女儿们说不好吃。第一次是硬滋滋不入味，整个烧“僵”了；第二次是烧得太烂，进嘴就松散了，淡而无味。毕竟我一生没有做菜的经验，连续两次的失败弄得我灰心丧气，一肚子委屈，不知啥原因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在一溜蔬菜摊中，我找到芋头摊位。第一位摊主说：“一斤一块钱。”第二位摊主却要一块五。我问：“别人卖一块钱，你为什么卖一块五？”他笑着回答：“货色好！”我见他胸有成竹，其中必有道理，产生了探究心理。他拿起芋头给我解释说：“我的芋头没有浸过水，嘴上红红的，尾部圆圆的，下锅容易熟，像这带有长尾巴的，我也一块钱卖给你！”他又告诉我：“如皋香堂芋是芋中精品，嘴上红红的，尾巴圆圆的，皮上的纹路比滑皮芋细密。被你烧化了的是滑皮芋。”我又进一步请教：“有一次我买的芋头是红嘴的，为什么肉烧烂了，芋头还是硬的？”他摇头说：“那你上当了，买了浸过水的芋头。”于是他耐心地教我如何挑选好的芋头，如何做好香堂芋烧肉。

回家后，我按照他教的办法，先把香堂芋去皮洗净，切成滚刀块，待五花肉烧到六成熟时放入锅内，这芋头在肉锅里一滚就酥。我记住，这时不能起锅，因为还没有入味。妙就妙在这香堂芋不仅香气四溢，而且久煮不化，芋肉越烧越紧，当肉汤越烧越稠的时候，香堂芋也吸收了肉汁，呈现出红烧肉一样的颜色，这才算烧到了火候。如此这般以后，我还不放心，用筷子戳一块先尝尝。果然，一股甜糯油酥的口感直沁胃肠，微撼神经，一直通向那遥远的童年，通向那烧柴火的灶间，还有母亲那灿烂的笑脸。

我终于找到了烹调“香堂芋烧肉”的门儿径，终于找到了没齿不忘的“妈妈的味道”，终于实实在在地再现了一去不复返的童年。我立即打电话把孩子们找来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揭开锅盖，郑重其事地喊道：“请吧，哈哈！这次的口味如何？香堂芋烧肉！”看着一个个吃得摇头晃脑，忙于品味又不停地赞美，我在一旁微笑着，欣赏着他们的欢乐。心里却想告诉孩子们：“世上的事，只要留心，处处是学问！”学无止境，成功只有从探求中获得。

</